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四至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張曾詒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四

報應十三

費崇先　魏世子　何曇遠

陳秀遠　葛濟之　董青建

齊竟陵王　張逸　釋僧護

僧澄空　釋慧偘　釋道積

釋法誠

費崇先

宋費崇先吳興人少信佛法精勤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逕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惟坐側有唾壺既撤去壺即復見此人還爐於前未至席猶見二爐既至即合為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爐影耳崇先又嘗聞人說福遠寺有欽尼者精勤得

道欣然顧見未及得往屬意甚至常齋於他家中夜忽見一尼容儀端儼著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崇先及見此尼狀貌被服即前夜所覩者也出法苑珠林

魏世子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尊修惟婦迷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嘗看經令即昇座誦聲清利下啟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國見父兄及己三

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後當化生其中惟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啟報語竟復絶母於是敬信法教出冥祥記

何曇遠

何曇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曇遠奉法持菩薩戒年十八丁父艱哀毀成疾殆將滅性號踊之外歸心淨土庶祈感應時請僧數人曇遠向僧舍懺悔宿業終無感徵僧舍每加獎勵不令懈怠爾後因夜轉經竟衆僧已眠曇遠忽自歌誦僧舍驚而問之曇遠曰見佛身黄

金色光焰丈餘幡花翼從充滿虛空佛自西至呼令速去曇遠素羸弱少力此夕壯厲悅懌便於合中取香著手中并以園花散空母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曇遠無所言而頓卧信宿家中聞此靈異亦皆欣肅不甚悲懼曇遠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馨數日出冥祥記

陳秀遠

宋陳秀遠潁川人嘗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元嘉二年七月中宴卧未寢

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己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兾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明照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危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青襖白裳行至秀遠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徧環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復指青白嫗

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彈而去後指者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之時光亦尋滅出冥祥記

葛濟之

葛濟之句容人稚川之後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有婦德濟之世事神仙紀亦慕而心樂佛法常存誠不替忽一旦方織俄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梭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寶蓋幢幡映天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者即應此耶便頭面作禮乃引濟之亦登時見

半身及諸幡蓋儀而隱沒於是雲日鮮華五色燭耀鄉里備覩移時方歇焉出冥祥記

董青建

齊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為越騎校尉初建母宋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愠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辟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為水曹參軍二年七

月十六日寢疾自云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眾永絕願母自愛不須憂念因失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葬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東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

還舉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明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住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已後勿復啼哭祭祠阿母已發願求見建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

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同下此其身光耳又問曰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宋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令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别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川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惟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三五年耳自今已後毒

厲歳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否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馬建云所生七家江緊羊希張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文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出法苑珠林

齊竟陵王

齊竟陵王崇信內典得熱病夜中垂死夢見金像手灌神湯因遂平復出辯正論

張逸

張逸為事至死預造金像朝夕祈命臨刑刀折而項不傷官問故答曰惟以禮像為業其像項有二刀痕如血因得免死出感應傳

釋僧護

高齊時有釋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

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可長丈八乃顧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始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造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大牛六十頭挽不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墼壘而圍之尋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竊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大怖悔而謝焉其像

見在出法苑珠林

僧澄空

隋開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經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造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滅息啟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三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復寫像焉及啟鑄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

哀叩頭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然後選日復寫像焉及期澄空乃身登鑪巔百尺懸絶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令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吾亦無面見大衆也吾今俟其啟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愆於諸佛一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為建重閣耳時觀者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

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因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唐開元初李暠爲太原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像歎曰如此好相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百萬緡周歲之内而重閣成就至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日至暠正五十年矣以佛法推之則暠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出集異記

釋慧偘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偘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

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惟作坐者後往嶺南修禪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時嘗往揚都謁偲法師偲異禮接之將還山偲請現神力偘即從窻中出臂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為耳大業元年終於大歸善寺初偘終日以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鏘然不散出法苑珠林

釋道積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博通經教洞明玄旨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於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功願未終而卒耆艾請積繼之積受衆勸請廣行緣化桄檀十遷而大像成就道俗慶賴感徹人天初積受請之夕夢二獅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歎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檀施不窮宜運潛符徵效斯在即命工匠圖所夢

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在蒲坂之陽高㸂華敞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岩廊四合上方下院赫奕相臨園磑田蔬周環俯就佛事隆盛咸積之功焉出法苑珠林

釋法誠

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雍州萬年縣人事沙門僧和為師和亦鄉族之所推奉嘗有人欲害和夜詣門見房內猛火騰焰升帳遂即追悔誠奉佩訓勗常誦法華翹心

奉行朝夕無懈夢感普賢勸書大教既悟即入淨行道
重襯工匠令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
南橫嶺造華嚴堂鑿山堙塹列棟連甍前對重巒右臨
斜谷吐納雲霧下瞰煙虹實奇觀也弘文館學士張孝
靜者善於書翰誠乃請孝靜寫藏經齋潔勤拳大致感
應靈禽異獸馴擾精廬貞觀十四年忽謂侍者曰諸行
無常法緣有竭九品往生斯言驗矣吾今去世汝無憂
惱言畢口光燭於楹奄然而化出高僧傳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五

報應十四

張法義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就與語晦冥不歸僧因設松栢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為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志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被僧衣為懺悔旦而别去十九年法義病卒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門又廵巷南行十許里左右皆

有官曹門閭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院見官人遥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師見打甚苦袒衣而背青腫官曰稽限過多各與杖二十言訖杖亦畢血流洒地官曰將法義過録事録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前案簿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其簿多先朱勾畢有未勾者則録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法義反顧張目私罵父不孝合杖八十始

録一條即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盡懺悔滅除訖天曹案中已勾畢令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將法義過王宫殿宇宏壯侍衞數十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録來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

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為來請可放七日法義白僧曰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往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因請隨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憑作福報後來不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至黒義不敢入使者去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處文不可識然皆為瘡終莫能愈至今尚存焉出法苑珠林

王弘之

唐王弘之貞觀中為沁州和川令有女適博陵崔軌於和川病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崔語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云軌是女壻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而苦無所依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惟要素食恒勸禮佛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觀音等

經各三兩部自茲已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令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巳年四五六歲軌云此子必有名官願善養育自此不復來矣（出法苑珠林）

崔義起妻

唐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妻蕭氏父文鏗少不食葷茹酒肉蕭氏以龍朔三年五月亡其家為修初七齋僧方食其婢素玉忽云夫人來語其曰生時聞佛經說地獄今

身當之苦不可言賴男女等與我追福蒙放暫歸即向
諸僧懺悔欲去又云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受罪
即如期素玉便昬絶三日乃蘇云初隨夫人到一大城
中有一别院夫人所住亦兼有湯鑊鐵牀來至夫人尋
被燒煮酷毒難說其夫人父文鏗忽乗雲在空呼曰早
放素玉迴語素玉女曰我女生時不受戒故恣行貪嫉
汝歸令崔郎多造功德為拔此厄又見一婆羅門僧從
空中下作梵語敎素玉念金剛法華藥師經各一遍令

去既活並不遺忘有梵僧聽之云素王所傳如同西國語與中國異也出報應記

襄陽老姥

唐神龍年中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營求助施卒不成得姥有一錢則為女時母所賜也寶之六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所有因發重願投之爐中及破爐出像姥所施錢著佛胸臆因磨錯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徒驚異錢至今存焉乃知至誠發心必有誠應姥心至

誠故諸佛感之令後入生希有此事也出紀聞

普賢社

開元初同州界有數百家為東西普賢邑社造普賢菩薩像而每日設齋東社邑家青衣以齋日生子於其齋次名之曰普賢年至十八任為愚豎厮役之事蓋所備嘗後因設齋之日此豎忽推普賢身像而坐其處邑老觀者咸用怒焉既加詬罵又苦鞭撻普賢笑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中汝見真普賢不能加敬而求此土像何

益於是忽變其質爲普賢菩薩身身黄金色乘六牙象
空中飛去放大光明天花綵雲五色相映於是遂滅邑
老方悟賢聖大用驚嘶其西社爲普賢邑齋者僧徒方
集忽有婦人懷姙垂産云見欲生子因入菩薩堂中人
呵怒之不可禁止因産一男子於座之前既初産生甚
爲汙穢諸人不可提挈出深用詬辱忽失婦人所在男
變爲普賢菩薩光明照燭相好端麗其所汙穢皆成香
花於是乘象騰空稍稍而滅諸父老自恨愚闇不識普

賢刺眇其目者十餘人由是言之菩薩變現豈凡人能識（出紀聞）

李洽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視帖文字錯亂不可復識謂吏曰帖書乃以狼籍吏曰此是閻羅王帖洽聞之悲泣請吏暫還與家人别吏與偕行過市見諸肆中饋饌吏視之久洽問君欲食乎曰然乃將錢一千隨其所欲即買正得一牀與吏食畢甚悦

謂洽曰今可速寫金光明經或當得免洽至家寫經別家人畢吏去行數十里至城壁宇峻嚴因問此為何城吏云安禄山作亂所司恐賊越逸故作此城以遏之又問城主為誰曰是鄔元昌洽素與城主有故請為通之元昌召入相見悲喜須臾有兵馬數十萬至城而過元昌留洽坐出門迎候久之乃回洽問此兵云何曰閻羅王往西京大安國寺也既至寺登百尺高座王將簿閲云此人新造金光明經遂得延算故未合死元昌歎羨

良久令人送回因此得活出廣異記

王乙

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輪咒開元初徒侶三人將適北河有船夫求載乙等不甚論錢直云正爾自行故不計價乙初不欲去謂其徒曰彼賤其價是誘我也得非包藏禍心乎船人云所得資者只以供酒肉之資但因長者得不滯行李爾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共飲頻舉酒屬乙乙屢聞空中言勿飲心愈驚駭因是有所疑酒雖

入口者亦潛吐出由是獨得不醉泊夜秉燭其徒悉已大鼾乙處有非道默坐念咒忽見船人持一大斧刃長五六寸從水倉中入斷二奴頭又斬二伴次當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燭忽爾遂滅乙被斫三斧背後有門久已釘塞忽有二人從門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於岸血雖被體而不甚痛行十餘里至一草舍揚聲云被賊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為拒閑及報縣吏人引乙至劫所見岸高數十丈方知神咒之力後五六日汴州獲賊

問所以云燭光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一瘡雖破而不損骨尋而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輪咒之功也出廣異記

鉗耳含光

竺山縣丞鉗耳含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歲含光秩滿從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氏相見悲喜問其死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宇壯麗與人間不殊傍有一院院内西行有房數十間陸氏處第三房夫婦之情不異

平素衣玩服具亦爾久之日暮謂含光曰地府嚴切君宜且還後日可領兒子等來欲有所囑明日不煩來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陸氏見之驚愕曰戒卿勿來何得復至頃之有緋衣吏侍從數十人來入院陸氏令含光入牀下垂氈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視恐主客有犯俄聞外呼陸四娘陸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各令解髻兩兩結投釜中寃楚之聲聞乎數里火滅乃去陸氏徑走入房含光見入接手

牀上良久悶絶既寤含光問平生齋菜誦經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終時有僧見詣令寫金光明經當時許之病亟草草遂忘遺囑坐是受妄語報罹此酷罰所欲見兒子者正為造金光明經令君已見無煩兒子也含光還家乃具向諸子説其事悲泣終夕及明往視已不復見但荒草耳遂貨家産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資助滿二千貫文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山中遍歷諸臺未有定居尋而又上臺山路之半遇一老僧

謂之曰寫經救母何爾遲迴留錢於臺宜速還寫金剛經也言訖不見其子知是文殊菩薩留錢而還乃至舍寫經畢上墩又見地獄因爾直入過閑門乃扣之門内問是誰鉗耳觜府即云是我久之有婦人出曰貴閤令相謝寫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千萬珍重含光乃問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狀頗同故復在此爾（出廣異記）

席豫

唐開元初席豫以監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兩驛下

食未羊肝不得撻主驛吏外白肝至見肝在盤中揺動不息豫嚬蹙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絹為羊鑄佛半日許豫暴卒隨吏見王王曰殺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獨能忍乎豫云初雖求肝肝至見動實不敢食言訖見一小佛從雲飛下王起頂禮佛言如豫所陳王謂羊曰他不食汝肝令欲如何尋放豫還也出廣異記

裴休

唐開成元年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峰密

禪師得達摩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文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中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自發願願世世爲國王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其子弟請迎之彼國不允而止出北夢瑣言

牙將子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製度瓌異耆老相傳云頃自荆湘泝流而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檝取之千夫牽挽

不至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遊
構大聖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常瘖忽一日晝
地告其父曰某宿障深重被兹業病聞大聖院神通欲
舍身出家依止供養兾消除罪根耳父許之由是虔潔
焚修夙夜無怠經數載俟爾能言抗音清辯超於羣輩
復有跛童子者覩兹竒異發願於大聖院終身苦行懺
悔求福未逾朞歲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驟無礙事悉
具本院碑殿有東廡見有瘖僧跛童子二畫像並存焉

出報應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五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六

報應十五

嶲州縣令　丁零　唐武宗

王義逸　贅肉　西明寺

明相寺　僧義孚　開照寺盜

僧紹明　潼江軍

謝晦

宋尚書謝晦為荆州刺史謂塔寺不宜在人間當移之郭外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遣隊士八十持刀斧毁壞浮圖尊像縱横瓦木傾墜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勃起晦

冥即怖走隊人驚散莫知所以晦等夜夢咸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悉丈餘容姿甚偉厲聲嗔曰所行反道尋當自知其後隊人滿身著癩疾經時而死餘人竝犯法就終謝晦連年患瘠病後因謀叛合家被誅皆非命而卒出辯正論

尼智通

宋尼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殊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為魏郡梁甫妾生一男年七歲家甚貧

窮無以為衣智通為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肌體壞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去升餘慘痛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為衣得此報也旬餘而死出冥祥記

王襲之

宋吳興太守瑯琊王襲之有學問愛老莊而不信佛惟事宰殺初為晉西省郎中性好賔客於内省前養一雙鵝甚愛翫之夜忽夢鵝口銜一卷經可十紙許取看皆

說罪福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因是不敢宰殺篤信過人出辯正論

周宗

周宗者廣陵郡人也宋元嘉七年隨到彦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為相因共竊取之乃出村貨食其一人羸病等輩皆輕之獨不得分與既而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免出冥

祥記

沈僧復

宋吳興沈僧復大明末本土飢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小形銅像甚衆僧復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復因將還家共鑄為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呌呼自稱楚毒不可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拆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亨親識僧復具見其事

出冥祥記

僧道志

宋沙門僧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為衆僧令知殿塔自竊幡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輒驚叫應聲流血初猶目中一兩如此其後病甚刺者稍數瘡痍遍體呻呼不能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問猶諱而

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嬰刀鑊已糜之身惟垂哀恕令無復餘物惟衣被氊履或足充一會并頻請願具為懺悔者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昭家令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為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

說云自死已來備嬰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絛相珠故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無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之乃稍歇出寃祥記

唐文伯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蒱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後病癩卜者云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

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盝帶四枚乃盜取為腰帶不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出冥祥記

崔平業

梁人崔平業者善弓馬為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鎔銅為業賣銅以供酒肉心無慚懼年五十妻子兄弟並死業一身忽病目障飢寒並至餓死出辨正論

王鎮惡

梁人進士王鎮惡有學問而無善心出言多所非毀亦為時人所嫌輕慢佛法見僧必侮誚後以教學為業時有鹿溪寺僧法滿寄銅鐘一口於其學內未取之間鎮惡盜以鑄錢後與僧法滿對誓經年重病而舌彎縮口不得言既知負誓乃舍資鑄鐘贖罪至死口不得言出王氏戒

郭祖深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一十八條事請廢郭內小寺及無

業僧尼梁武不納後夢見神唾之遂病癩雖悔不差出辨正論

衛元宗

衛元宗毀法之後身著熱風委頓而死出辨正論

姜勝生

冀州故觀城人姜勝生唐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為我續手令

爾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黍地裏打雀於故村佛室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見者云盜裂經大罪勝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顧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鄉人號為聖像出冥報記

傅奕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

天文歴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中嘗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為塼瓦之用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與同伴傅仁均薛頤並為太史令頤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頤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頤因問曰先所負錢當付誰人仁均曰可以付泥犂人問是誰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是日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已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審定有否答曰皆悉有之又問如

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配越州為泥犁矣出地獄苦記

并州人

并州有人解畫曾陷北虜突厥可汗遣畫佛像此人時偷彩色恐被搜獲紙裹塞鼻中鼻中血出數升此人後為僧唐貞觀中於山東住寺漸漸患鼻二三年後鼻中生肉甚大如桃膿血狼藉酸疼不已後請僧靈頵懺悔病亦不愈十年始亡靈頵嘗住慈恩寺說其事出廣古今五行

記

薛孤訓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為行軍倉曹軍及屠龜茲後乃於精舍剝佛面金旬日之間眉毛盡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以所得金皆為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出冥祥記

巂州縣令

唐貞觀中有人任巂州一縣令往高昌於寺得一真珠

像至京師諸大寺欲與千貫錢買之不肯遂毀破賣得一千三百貫後月餘患腫寤寐之間見一僧云何因毀壞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長尺餘苦痛呻吟數日而死德安縣令薛逵備知此事出冥祥記

丁零

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鑄為銅擬充器

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是賊侶慙惶歸信者衆丁零後時著疾被誅乃死出宣驗記

唐武宗

長安城北有古塚高十數丈傳云周穆王陵也唐會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陵下聞人語於林間意其盜也因匿於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來朱衣執版宣曰塚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録西海君使者

何時當至吏曰計程十八日方來朱衣曰何稽對曰李

其名武宗坐毀聖教減一紀算當與西海君同日録其魂

忽有賈客鈴聲自東來朱衣與二吏俱不復見後數月

帝果晏駕帝英毅有斷勤於庶政至如迎貴主以破羌

族復内地而殲狻穴武功震耀肅憲之次也然金人之

教不可厚誣則秦時焚書坑儒後華山中有告祖龍之

死者事不謬矣出稽神録

王義逸

唐會昌中有王義逸者䕶鳳翔軍值武宗斥毀佛刹義逸以家財易諸瓦木取其精者遂大營市邸并治其第為岐下之甲焉居三年一日有小吏入告有不便事且泣曰某適方就室假寐有紫衣人招入一朱户則類將軍之第也見絲竹綺羅賔客列坐滿堂獨無將軍紫衣人指堦下一徑曰此路可見公主人因北趨見荆棘滿地其路纔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户而入見將軍卧於牀上繫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爇其髮因岀涕言曰吾不

幸生好賈販僧寺材礎以貪其利今縶於此後三日當死君歸為我告其家速毀邸第以歸佛寺不可輒留既而焰熾不能盡言義逸怒而叱之明日果腦發癰三日而卒出傳記附録

贅肉

釋氏因果時有報應近歲有一男子既貧且賤於上吻忽生一片贅肉如展兩手許大下覆其口形狀醜異殆不可言其人每飢渴則揭贅肉以就飲啜頗甚苦楚或

問其所因則曰少年無頼曽在軍伍常於佛寺安下同火共封一羊分得少肉旁有一佛像上吻間可置之不數日嬰疾遂生此贅肉焉出玉堂閒話

西明寺

長安城西明寺鐘寇亂之後緇徒流離闃其寺者數年有貧民利其銅袖鎚鏨往竊鑿之日獲一二斤鬻於闤闠如是經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後其家忽失所在市銅者亦訝其不來後官欲徙其鐘於别寺見寺鐘平墮

在閣上及仆之見盜鐘者抱鎚鑿儼然坐於其間即已乾枯矣出玉堂閒話

明相寺

鳳州城南有明相寺佛數尊皆飾以金焉亂罹之後有貧民刮金鬻而自給迨至時寧金彩已盡於是遍身生癬癢不可忍常須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焉毀佛之咎昭報如此出宣祥記

僧義孚

僧義孚青社人觧琴寓於江陵龍興寺行止詭譎府主優容之俾齋錢帛詣西川寫藏經或有人偷竊社户所造藏經出貨義孚以廉價贖之其羨財遂為所有一旦發覺賣經者斃於枯木下此僧雖免罪未久得疾兩唇反引有似驢口其熱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見苦楚備極而死同寺有數輩販鬻經像懼而捨財修功德以孚為鑒戒出宾報録

開照寺盜

偽蜀金堂縣三學山開照寺夜羣寇入寺劫掠緇徒罄盡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為千載之異物也賊曹分取與其妻折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節節墮落鬚髮俱墜尋事敗戮於市出儆戒錄

僧紹明

偽蜀大慈寺賜紫慈昭大師紹明主持文殊閣常敎化錢物稱供養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大半入已後染病恒見火燒頂至足周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懺謝唱

施衣竟不獲免出儆戒録

潼江軍

僞蜀潼江起軍攻取閬州兵火燒劫閭里蕩盡佛寺有一大鐘在地有一卒運大石擊鐘令碎而鬻之鐘破裂流迸正中卒脛雙折而死出儆戒録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六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七

報應十六

孫叔敖　崔敬嗣　裴度

劉軻　劉弘敬　蕭倣

孫泰　李質　范明府

程彦賓

孫叔敖

楚孫叔敖為兒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曰見兩頭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敖聞見兩頭蛇者死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矣聞有陰德天報之福出賈子

崔敬嗣

唐崔敬嗣為房州刺史中宗安置在房州官吏多無禮敬嗣獨申禮敬供給豐贍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名姓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

四後引與語知誤訪敬嗣已卒遣安石授其子注官後官至顯達其孫即光遠也出談賓錄

裴度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質狀眇小相不入貴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爲縉紳所神公特造之問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别日垂訪爲君細看公然之他日出遊香山寺徘徊于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

致緹褶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歸逆旅詰旦復攜往寺門始闢覩昨日婦人疾趨而至憮聲惋歎若有非横度從而問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貴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賂津要不幸失去於此令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尋詣昔相者相者審

度聲色頓異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其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度果位極人臣出摭言

劉軻

唐侍御劉軻者韶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

瘗於牖下而屍骸跼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骼具棺改窆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三雞子勸輌立食之輌嚼一而吞其二焉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為傳記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為一文贊焉愈左遷其文不就也出雲溪友議

劉弘敬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數百萬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人於壽春道逢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度量尤寬且告後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

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三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𢾿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内一人名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既深訝之何敢潛隱某代為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緣姓與寇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沉無處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掠為俘不

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屨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雖家族喪亡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猶能發憤況丈夫耶令我若不振雪爾冤是為神明之誅焉因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蘭孫既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而拜迫之潸然曰余則蘭孫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報之其闇陰德所以動

天地也今君壽限將盡余當為君請于上帝故奉告言訖乃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孫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子孫無復後禍其所殘害吾家者悉獲案理之存者禍身没者子孫受釁帝又憫余之寃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後三年果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壽延矣且君自眉至髮而視之元溥

側冠露額曰噫有陰德上動於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始以蘭孫之父爲告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况蘭孫之家無後矣蘭孫之身賤隸矣如是而能不顧多財之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之厚哉出陰德傳

蕭倣

唐丞相蘭陵公蕭倣淸譽儉德時所推伏嘗統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譽以是夷估輻湊至於長安寶貨藥

肆咸豐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歸美僖宗誕聖于壬午龍飛於癸巳皇算十有二載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為上相時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數載汲引才俊導暢皇慈儉德旣彰澆風少革及薨于位上甚追悼而廢常朝者三日册贈之禮有加等焉議者曰高位重禄苟有其分陰靈必助其壽考不然安有過懸車之歲而命相之王始生也太公晚年七十而遇文王令適釣渭之年一紀則知榮辱之分豈偶然哉出唐闕史

孫泰

唐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嘗于都市遇鐵燈臺市之而命磨洗即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緡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迴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迴倚舟墅前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

他徙於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舅姑于此子孫不肖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為省郎出摭言

李質

唐咸通中吉州牙將李質得疾將死忽夢入冥見主吏曰嘗出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執簿書以取上命久

之出謂質曰事畢矣遂命使者領送還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質潛志其事自是疾漸平愈後果十四年而終

出報應録

范明府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課其命云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于日者日者曰予來年七月數盡胡為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耳及之任買得一婢子因詰其姓氏

娉予曰姓張父嘗為某堰官兵寇之亂畧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妻曰某女不憂不嫁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善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大駭曰子前何相紿之甚算子禄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繆即當有隂德為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以嫁女僕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歴官數任而終出報應録

程彦賔

偽蜀羅城使程彦賓臨淄人也攻取遂寧躬率百夫直冒矢石城破獲處女三人蔚有姿容彦賓以别室處之浹旬間父母持金請贖公還金歸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謝曰願公早建旄節彦賓笑而答曰吾所願壽終時無病耳後年踰耳順果無疾而終出儆戒録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七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八

報應十七

漢武帝　東方朔　毛寶

孔愉　宗叔林　桓邈

劉樞　蔡喜夫　劉沼

劉之亨　嚴泰　程靈洗

韋丹　熊慎　王行思

陳弘泰

漢武帝

昆明池漢武帝鑿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洪水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絶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戲於池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鉤而放之帝後得明珠出三秦記

東方朔

漢武帝宴於未央方噉黍臛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

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赬皺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為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于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

子河聞水底有弦歌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淩波而出衣不霑濡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為之輟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為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齎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

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德不足當雅貺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闇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没淵底倐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帝甚愛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

後宮産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悦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竒識

出洞冥錄

毛寶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

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迴顧而去出幽明錄

孔愉

孔愉嘗至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於路愉買而放之至水反顧視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回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感應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出會稽先賢傳

宗叔林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鼀付廚曰每日以二頭作臛其夜夢十丈夫皁衣袴褶叩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出夢雋

桓邈

桓邈為汝南郡人齎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出夢雋

劉樞

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字正一自江陵歸鄂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吟宴次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來要見正一樞引首望之于岸下見二人各長五尺餘容貌華飾皆白服便出與語乃語樞曰久欲奉謁令會良時樞曰卿自鄂下來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者也故修謁耳遂與同宴夜闌二人俱醉於飲處便臥樞甚異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被覆之及明尚寢欲喚因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眼雖動而

甚困矣不敢殺乃舁致江中是夕樞夢二人衣白衣各執一珠放樞卧前不語而去及曉枕前二珠各徑寸乃是雙白魚也出三吳記

蔡喜夫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留置奴牀前啾啾狀如欲語也出異苑

劉沼

秣陵令中山劉沼梁天監三年為建康監與門生作食次竈裏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為弊劉為設齋會放之於婁湖俄遷秣陵令出續異記

劉之亨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算出渚宮舊事

嚴泰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五千贖之放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五十人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千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怪其無由及泰歸問乃說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為寺里人號曰嚴法寺出獨異志

程靈洗

歙州歙縣黃墩湖其湖有蜃蛟蜃之蜃也常為呂湖蜃所鬬

湖之近村有程靈洗者卓越不覊好勇而善射夢蜃化為道士告之曰吾甚為呂湖蜃所厄明日又來君能助吾必厚報靈洗遂問何以自別道人曰束白練者吾也既異之明日與村人少年鼓噪于湖邊須臾波濤湧激聲若雷霆見二牛相馳其一甚困而腹肚皆白靈洗彎弓射之正中後蜃俄而水變為血不知所之其傷蜃遂歸呂湖未到而斃後人名其死處為蜃灘呂湖亦從此漸漲塞今纔餘尋丈之廣居歲餘靈洗偶出有一道人

詣其母求食食訖曰勞母設食無以報之令貧窶到此當為求善墓地使母隨行上山以白石識其地曰塟此可以暴貴矣尋而靈洗還母語之靈洗馳求之了無所見遂遷葬于其所後侯景作亂率郡鄉萬餘衆保據新安遂隨陳武帝平賊累有竒功軍中謂之程虎及陳武受梁禪靈洗以佐命功臣與周文昱侯安都為三傑如漢之蕭張焉後官止丹陽尹按靈洗宅湖東二里宅南有楮樹其大數十圍樹有靈令村人數有祈禱其祝辭

號為千年樹其墓在湖西北黄牢山下故檢校刑部郎中程皓即其後也出歙州圖經

韋丹

唐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得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黿長數尺置于橋上呼呻餘喘須臾將死羣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韋衫襖袴無可當者乃以所乘劣衛易之既獲遂放於水中徒行而

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韋因問命胡蘆先生倒屣迎門欣然謂韋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韋曰此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韋良久思量知閒間無此官族因曰先生誤但為某決窮達胡蘆曰我焉知君之福壽非我所知元公即吾師也往當自詳之相與策杖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胡蘆先生即扣之食頃而有應門者開門延入數十步復入一

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製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鬟數人皆極姝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而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韋盡禮先拜韋驚急趨拜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録韋未喻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為君所生恩德如此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為心然受恩者思欲殺身報効耳韋乃矍然知其黿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羞流連竟日既暮韋將辭歸

老人即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韋曰知君要問命故輒于天曹録得一生官禄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蘆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韋君改一乘早决西行是所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胡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頼以救濟其文書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陽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廳前皁

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所言韋常寶持
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每授一官日月無所
差異洪州使廳前有皁莢樹一株歲月頗久其俗相傳
此樹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韋在位一旦樹忽生花
韋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韋遇元長史也頗怪異之後
每過東路即于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胡蘆先生先生曰
彼神龍也處化無常安可尋也韋曰若然者安有中橋
之患胡蘆曰迯難困厄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與蝸蠕

皆一時不免也又何異焉出河東記

熊慎

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販魚為業嘗載魚宿于江滸聞船内千百念經佛聲驚而察之乃船中諸魚也遂歎異而悉取放之不復以漁為業後鬻薪于石頭窮苦至甚嘗暮宿於江上忽見沙中光焰高尺餘就掘之得黄金數斤明日賫詣都市貨之市人云此所謂紫磨金也酬緡數十萬熊氏由此殖産鉅富子孫于今存焉出報

應録

王行思

偽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芻粟餵飼倍于他馬一日因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迴舟以迎王氏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間遽免沉溺出儆誡録

陳弘泰

偽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于財嘗有人假貸錢

一萬弘泰徵之甚急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

貨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巳其債仍别與錢十千令

悉放蝦蟆于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

光明視之乃金蝦蟆也出儆誡録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八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九

報應十八

杜伯　公孫聖一作勝　燕臣莊子儀

游敦　王宏　宋皇后

徐光　王淩　夏侯玄

金玄　經曠　萬默

麴儉　太樂伎　鄧琬

孔基　曇摩懴　支法存

張超　袁粲幼子　庾宏奴

魏輝儁　直子融

杜伯

杜伯名曰恒入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因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空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杜伯既死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

伯語告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空錡也祝
曰何以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之伯猶
為人而至言其無罪司空錡又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
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為我謀而殺人吾殺者又皆為
人而見訴奈何皇甫曰殺祝以謝可也宣王乃殺祝以
兼謝焉又無益皆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
此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宣王遊圃田從人滿野日中
見杜伯乘白馬素車司空錡為左祝為右朱冠起於道

左執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出還冤記

公孫聖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王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公孫聖投于胥山之下今道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於地吾舉足而不能進心不忍往子試唱于前若聖猶在當有應聲嚭乃登餘杭之山呼之曰公孫聖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乎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遂死不返出還冤記

燕臣莊子儀

燕臣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公將祀於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男女觀之子儀起于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于車上出報冤記

游敦

游敦守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遂脫但言伏罪游幼齊將鬼來于是遂死出還冤記

王宏

漢王宏字長文為扶風太守與司徒王允俱為李傕等所害宏素與司隷校尉胡仲不相能仲因就獄竟其事宏臨死歎曰胡仲小子勿樂人之禍禍必及汝仲後病頭不得舉眼若睡見宏來以大杖擊之數日死出還冤記

宋皇后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宫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渤海王悝及妃妃即后之姑也甫恐

后怒乃與大中大夫程何共誣后執左道呪咀靈帝信之收后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及兄弟俱被誅諸常侍大小黃門在省署者皆憐宋氏無罪帝後夢見桓帝曰宋皇后何罪過而聽用邪嬖使絶其命昔渤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悝皆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永此為何祥其可禳乎永對以宋氏及渤海無辜之狀並請改葬以安冤魂還宋家之徙復渤海之封以消

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出還寃記

徐光

徐光在吳常行術市里間種梨橘棗栗立得食而市肆賣者皆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驗常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車為之傾因顧見徐光在松栢樹上附手指揮嗤笑之綝問侍從無見者綝惡之俄而景帝誅綝出還寃記

王淩

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迹稍彰王淩時為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彊臣不堪為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董華以淩陰謀告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淩卒至淩自知勢窮乃單舸出迎宣王遂送淩還京師至項城過賈逵廟側淩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惟爾有神知之淩遂飲藥酒死三族皆誅其年宣帝有病白日見逵來并淩為

崇因呼淩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時遂卒

出還冤記

夏侯玄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當時才望為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為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斂果肉食物以納頭既而還自安頸而言曰吾得訴於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既而景王薨遂無子文王封次子攸為齊王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冏嗣立又被殺及永嘉

之亂有巫見宣王泣云我國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訴冤得申故也（出還冤記）

金玄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謂持刀者曰我頭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後絕後見玄絳冠朱服赤弓彤矢射持刀者呼云金玄緩我少時而死（出還冤記）

經曠

河間國兵張麤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麤酒酣失性拔刀斬曠曠託夢于母自說為麤所殺屍在澗間脫裳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裳飛起此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麤知事露將謀叛逸出門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遂報官麤伏辜出還冤記

萬默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為御史枉奏殺句容令萬默密

尋白日見默來殺密死（出還寃記）

麴儉

前涼張天錫元年西域校尉張頎殺麴儉儉臨死具言取之後頎偶見白狗以刀斫之不中頎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遂暴卒（出還寃記）

太樂伎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掠劫于時丹陽陶繼之為秣陵縣令令人密尋捕遂擒龍等引人是太樂伎劫發之夜

此伎與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為作欵引
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
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
此伎聲價藝態又殊辯慧將死之日曰我雖賤隸少懷
慕善未嘗為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
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數曲而就死衆
知其枉莫不隕泣經月餘陶遂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
見殺實所不忿訴天得理令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

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狀若風癲良久蘇醒有時而發發即夭矯頭乃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瘁二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出還冤記

鄧琬

宋泰始元年江州長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勲為帝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鏁歸揚都及湓口琬赦之以為冠軍將軍共綱紀軍事袁顗既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既至謂之曰卿首唱此禍今事急

矣計將安出琬曰斬晉安王以待王師或可以免悅怒曰卿始此禍而欲賣罪少帝乎命斬於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頭降至五年悅卧疾見琬為厲遂死出還寃記

孔基

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族人孔敞使其二子從基為師而敞子並兇狠趨向不軌基屢言於敞此兒常有忿志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齎羊酒往看二子二子猶懷宿怨潛遣奴路側殺基奴還未至乃見基來張

目攘袂厲聲言曰奸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存昔敦舊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反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日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厠忽便絶倒絡繹往看已斃于地次者尋復病疽而死卒致兄弟無後出還冤記

曇摩懴

沮渠蒙遜時沙門曇摩懴者博達多識為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為涼王乃求曇摩懴蒙遜恡而

不與曇摩懺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當白日中見曇摩懺以劍擊蒙遜因以疾而死
出還寃記

支法存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九尺毾㲪百種形像光彩曜目又有沈香八尺板牀居常芬馥王譚為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殺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于

府內輒打閤下鼓似若稱寃如此經月王尋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比至揚都又死焉出還寃記

張超

高平金鄉張超先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為方輿令忽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縣令解職還家入山伐材翟兄子銅烏執弓持矢并齎酒醴就山餽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我叔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乃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橫

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出還寃記

袁粲幼子

齊高祖欲禪宋尚書令袁粲舉兵不從被害其幼子乳母潛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殺之經年忽見兒騎狗戲如常後復有一狗走入靈慶家遇靈慶便噬殺之其妻子竝死于狗出古今記

庾宏奴

庾宏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者載米餉

家未達三里遭劫被殺屍流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
者母病醫云須得髑髏屑服之即差欣重賞募索有鄰
婦楊氏見無患尸因斷頭與欣欣燒之欲去皮肉經三
日夜不焦眼角張轉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
與母服之即覺骨停喉中經七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
通身洪腫形如牛馬見無患頭來罵云善惡之報其能
免乎楊氏以語兒言終而卒出幽明錄

魏輝儁

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當合死善于獄中使人通訴反誣輝儁為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為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令左丞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儁罪狀奏報于州斬決輝儁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今日之事可復如之當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鋌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盧令史哀悼為之殯斂并備紙筆十五日善得病唯云叩頭未旬日

而死纔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為魏收奏文宣帝焬殺之出還冤記

真子融

真子融北齊世嘗為井陘關收租使贓貨甚為人所糾齊主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拷其獄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觀望上意抑為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百端既不得理乃曰若使此等平直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

病死經一年許蔡暉患病膚肉爛墮都盡苦楚日加方死出還寃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十九